曲　枫 | 主编
唐　戈 | 本期特约主编
[德] 迈克 · 克努佩尔 | 副主编
赵立霞 | 执行主编

北冰洋研究

第七辑

Journal of Arctic Studies

上海三联书店

北冰洋研究（第七辑）

主　　编：曲　枫
本期特约主编：唐　戈
副　主　编：［德］迈克尔·克努佩尔
执 行 主 编：赵立霞

编辑委员会（以姓氏音序排名）

白　兰（内蒙古社会科学院）
崔向东（渤海大学）
范　可（南京大学）
高丙中（北京师范大学）
郭培清（中国海洋大学）
郭淑云（大连民族大学）
何　群（内蒙古师范大学）
林　航（杭州师范大学）
刘晓春（中国社会科学院）
孟松林（呼伦贝尔学院）
纳日碧力戈（内蒙古师范大学）
潘守永（上海大学）
祁进玉（中央民族大学）
曲　枫（聊城大学）
色　音（北京师范大学）
唐　戈（黑龙江大学）
汤惠生（河北师范大学）
翼立平（同济大学）
许永杰（中山大学）
杨　林（中国国家博物馆）
杨　剑（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张小军（清华大学）
Ben Fitzhugh（本·菲茨休，美国华盛顿大学）
William Fitzhugh（威廉·菲茨休，美国史密森学会）
Guðmundur Hálfdanarson（古德蒙德·哈法纳森，冰岛大学）
Steven Hartman（史蒂文·哈特曼，冰岛大学）
Poul Holm（保尔·霍尔姆，爱尔兰都柏林大学圣三一学院）
Michael Knüppel（迈克尔·克努佩尔，聊城大学）
Thomas McGovern（托马斯·麦戈文，美国纽约城市大学）
Ben A. Potter（本·波特，美国阿拉斯加大学）
Peter Sköld（彼得·斯科尔德，瑞典于默奥大学）

编　辑

王丽英　潘晓丽　保罗·蒙哥马利（Paul Montgomery）
位礼齐（Richard Fraser）　姬荣连　高文丽

曲　枫 | 主编
唐　戈 | 本期特约主编
[德] 迈克 · 克努佩尔 | 副主编
赵立霞 | 执行主编

北冰洋研究

第七辑

Journal of Arctic Studies

上海三联书店

目　　录

卷首语

呼伦贝尔的特点和国际化 …… 唐　戈 /1
Preface……Michael Knüppel/ 9

呼伦贝尔与区域研究

西北满洲——根据沿途考察资料所作的地理学概述……［俄］希罗科戈罗娃（张　松　时　妍译）/3
西北“满洲”和使鹿通古斯——于 1930 年 4 月 7 日晚间学会会议上宣读……［英］E. J. 林德格尔（王　佳译）/15
北极圈民族和文化研究的定位问题之拙见 …… 白　兰 /38
呼伦贝尔：区域概念与区域研究的构想 …… 唐　戈 /46
本体论、族群互动与小民族——试论作为方法的鄂伦春…… 张雨男 /58

历史与文化变迁

搬迁：文化演变的枢纽——近半个多世纪使鹿鄂温克生活历程 …… 何　群 /71
呼伦贝尔地区八旗制度的建立及传统社会的结构性变迁 …… 王　伟 /87
略论乾隆朝布特哈八旗的贡貂制度 ……姜永军　王学勤 /98

经济与生计方式

通古斯鄂温克人“定居游牧”生产模式的形成与现状 …… 孛・蒙赫达赉 /111
鄂温克族自治旗文旅产业创新发展研究 …… 刘晓春　乌日乌特 /124
场景理论视角下的牧区小镇经济发展——以阿木古朗镇特色文化产业为例……唯　日 /136

农牧经纪人——呼伦贝尔草原“老客”研究 ……殷汝帅 /145

边界研究

俄中边境锡尼河布里亚特传统文化 ……［俄］米哈廖夫·马克西姆·谢尔盖耶维奇（齐山德译）/161
中俄口岸“打包商”：一个迁移群体的社会网络与商业实践
——基于满洲里的田野调查 ……孙晓晨 /171

民间文本与宗教传统

岩画与通古斯人的宗教神话传统
……［俄］A.П. 扎比亚科（王俊铮译）/185
中国三河流域俄罗斯族的旁注民俗文本——艺术民俗志资料
……［俄］扎比亚科·安娜·安娜托利耶夫娜（王宇琦译）/195
内蒙古三河流域俄罗斯族民间文化——“旧”歌概况 ……张如阳 /213

前沿观察

在过渡边疆重建当地社区：库玛尔路的管理和社会组织——从 1900 年到 1940 年
……［美］金由美　曾健欣 /228

书评

俄罗斯“遗失的文化天堂”——评柯廖斯的《三河地区的俄罗斯文化
——民间文学与传统文化论集》……唐　戈　梁　喆 /299

学术动态

黑龙江省鄂温克族研究会 ……涂亚君 /309

征稿启事

《北冰洋研究》征稿启事 …… / 314
Call for Submissions：*Journal of Arctic Studies* …… / 315

CONTENTS

Preface

Features and Internationalisation of Hulun Buir ····· Tang Ge/ 1
Preface·····Michael Knüppel/ 9

Hulun Buir and Regional Studies

Northwest Manchuria — Geographical Overview Based on the Data along the Way ····· Елизавета Николаевна Широкогорова (Translated by Zhang Song & Shi Yan) /3
Northwest "Manchuria" and the Lulu Tunguska—Read at the Evening Meeting of the Society on April 7, 1930 ····· Ethel John Lindgren (Translated by Wang Jia) / 15
The Opinion on the Positioning of Arctic Circle Ethnic and Cultural Studies ····· Bai Lan / 38
Hulunbuir: Concept of Region and Conception of Region Study ··· Tang Ge / 46
Ontology, Ethnic Interaction and Small Ethnic Group: Orochen as Method ····· Zhang Yunan / 58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hanges

Relocation: the Hub of Cultural Evolution — The Way of Life of Reindeer Ewenki in the Recent Half Century ····· He Qun / 71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Eight Banners System and the Structural Change of the Traditional Society in Hulunbuir Area ····· Wang Wei / 87
On the Tribute Mink System of Butha Eight Banners during Qing Dynasty ····· Jiang Yongjun & Wang Xueqin / 98

Economy and Ways of Livelihood

The Status Quo and Formation of "Settled Nomadic" Production Methods of the Ewenki People ····· Bo・Menghedalai / 111

Research on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al and Tourism Industries in Ewenki Autonomous Banner ····· Liu Xiaochun Wuriwute / 124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Pastoral Tow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cene Theory ····· Wei Ri / 136
Brokers between Agriculture and Animal Husbandry — 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Hulunbuir Grassland Cattle Dealer ····· Yin Rushuai / 145

Boundary Crossing

Strategies of the Shenehen Buryats in the Context of Russian-Chinese Border ····· Maxim S. Mikhalev /(Translated by Qi Shande) / 161
"Packaging-businessman" at the Manzhouli Port—the Social Network and Border Trade Activities of Migrant Groups ····· Sun Xiaochen / 171

Folk Texts and Religious Traditions

Petroglyphs and the Religious Mythological Tradition of the Tungus ····· Andrey P. Zabiyako (Translated by Wang Junzheng) /185
Literary Ethnography: the Problem of Explication from Marginal Folklore Texts of Russian Descendants in the Sanhe ····· A. Zabiyako (Translated by Wang Yuqi) / 195
Russian Folk Culture in Trekhrechiye (Three Rivers, Sanhe), Inner Mongolia — Overview of "Old" Songs ····· Zhang Ruyang /213

Frontier Observation

Reconstructing Local Communities in Transitional Borderlands: Governance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Kumar Route, 1900—1940 ····· Loretta E. Kim & Monica Kin-ian Chang / 228

Book Review

Russia's "Lost Cultural Paradise" Comments on Kolyos's "Russian Culture in the Sanhe Region: A Collection of Folk Literature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 Tang Ge & Liang Zhe / 299

Academic Events

Ewenki Research Association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 Tu Yajun / 309

Call for Submissions

Call for Submissions: *Journal of Arctic Studies* (Chinese) ····· /314
Call for Submissions: *Journal of Arctic Studies* ····· /315

呼伦贝尔与区域研究

北冰洋研究第7辑-wm.indd 1 2024-03-26 09:49:38

西北“满洲”和使鹿通古斯*

——于 1930 年 4 月 7 日晚间学会会议上宣读

［英］E. J. 林德格尔
（王　佳译）

摘要：这是一篇旅行记体的民族志作品，记录了作者 E. J. 林德格尔 1929 年于西北满洲——额尔古纳河右岸地区在使鹿通古斯人中两个月的田野经历。在这部作品中，作者除记录了使鹿通古斯人一般的民族志特征外，重点记录了这个群体与当地哥萨克—俄罗斯人的关系，以及他们在其影响下所发生的文化变迁。

关键词：西北满洲　额尔古纳河　使鹿通古斯　哥萨克

作者简介：E. J. 林德格尔（Ethel John Lindgren，1905—1988），女，英国人类学家。她于 20 世纪 30 年代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多民族区域进行了大量田野调查和影像记录。

译者简介：王佳，女，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宗教学和民族学。

我最近去中国东北探访了一个鲜为人知的使鹿通古斯部落，在描述这次旅程之前，首先必须充分回顾一下这个区域的地理和历史背景，这样才能解

* “满洲”，作为一个地理概念，泛指中国东北地区。根据现行出版要求，在不影响原意的情况下，文中“满洲”已作如下处理：指称地理的，改为“中国东北”；指称政权的，统作“伪满洲国”；指称族属的，统作满族、满人。但涉及题目和历史名称“南满”之类，不作改动。另外，原文并无摘要、关键词和作者简介，为译者所加。——译者注

释这个部落为何一直这般被忽视。海拉尔和满洲里之间的中东铁路，似乎已将经济发展所需的必要物质全部带到了它的门口，但是，我确信，它还是未被关注，甚至比中国西部的偏远省份更不被关注。中国人已将最北的地方命名为满洲黑龙江，或“黑龙江”——即阿穆尔河（Amur），它以水质呈黑色而著称，与一般夹杂黄色泥沙的河流，对比十分明显。只要探讨这个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民族志等方面问题，就必须聚焦于黑龙江及其一大支流额尔古纳河（阿尔贡河，Argun）流域，这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前沿。小汽艇最远可以航行到额尔古纳河的奥洛奇（Olochi），这些河流带动沿途一系列小贸易站活跃起来，它们每隔一段就分布在岸边，将生活从阴霾之中拯救出来。在大兴安岭的东部，整个地区都是黑龙江的支流，包括嫩江（诺尼江，Nonni）、呼玛河（Kumara）；西部是额尔古纳河的支流，主要有激流河（贝尔茨河，贝斯特拉河，Bistraya）、莫尔道嘎河（莫里勒克，Marekta）和根河（Gan）。在这次旅行中，我将注意力集中在以下区域：额尔古纳西部、北部与兴安岭东部之间，南部以海拉尔为界。蒙古人将这条河简单地称为额尔古纳①河上游，一些地图上也是这样标识的。

这一区域的自然地理特征，大致可以描述为两种类型：南部是蒙古平原，北部是西伯利亚针叶林。沿着额尔古纳河岸的森林带和兴安岭的界限，汇集在一起，逐渐不再是平原。从海拉尔山谷到根河，我们发现那里干旱少雨，地表覆盖着草皮，形成微微起伏的草原，这里是以畜牧为生的索伦人和察普臣人（Chipchin）②的天然家园。这片由根河、得耳布尔河（Derbul）、哈乌尔河（哈乌鲁河，Khaul）冲击形成的三角洲，俄国人称之为“三河”地区，也是中国东北最富饶的地方。这片河谷农业兴旺，群山环绕，最适宜牧牛，并且东邻兴安山脉，森林茂密，很容易得到木材。再往北，又是群山环绕。但是，如果我们沿着额尔古纳河右岸行走，就会发现绵延起伏的丘陵像室韦那里一样非常贫瘠。河水冲刷，留下了一个宽大的河床，可以在其上休闲漫步；

① 蒙古人发音为“额尔古纳”，他们认为这是源于词根“ergi”（意为扭动或转身）。

② 察普臣，又作奇布钦，是巴尔虎的一个哈拉（姓氏），属陈巴尔虎。据1929年东省铁路经济调查局《呼伦贝尔》记载：“察普臣人，来自喀尔喀。初，彼等越过兴安岭，居于嫩江境内，编入满洲旗籍。当西历一七三二至三三年间，始与索伦及达呼尔同移呼伦贝尔，划有地点，以资游牧。现在察普臣人奄有呼伦贝尔西北部之草原，为各游牧民族最有资产之分子。就其宗教以言，皆系崇奉喇嘛，言语与新蒙古及布莱雅人无别。”布莱雅即布里亚特。——译者注

中间，形成了许多岛屿，它们有时被河水冲成两叉，有时又自己恢复原样。据博洛托夫（Bolotov）称[①]，根河河口附近有新、旧祖鲁海图（Tsurukhaitui）两个定居点，它们之间的公路距离仅仅 15 英里，但它们之间的河道竟然长达 40 英里。路边客栈里交谈的主要话题，是有关边境事件的故事，令人印象深刻，这也激发起我的好奇心，诸如这里众多的岛屿，其中一些面积很大，它们的所有权是如何确定的呢？答案是现成的，如果一个岛屿，若与之相邻的河岸首先开始上升到河谷水平之上，那么这个岛屿就属于邻岸这个国家。这种定义模式，提供了各种多变的解释空间，以及解释背后的隐喻，即使这只存在于当地居民的观念中——我没有通过检视中俄旧条约来证实这一点。在实践中，毫无疑问，“强权即公理”，选择在河中间岛屿放牛的人，必须有一双警觉的眼睛。

越过室韦，进入视野的是树木繁茂的丘陵地带；在额尔古纳以北的几英里处，它们形成陡峭的河岸，整个地区都是西伯利亚针叶林特征，有典型的桦树、落叶松和松树。火车铁轨顺着一条湍急的深溪从狭窄的山谷引出，又上升到陡峭的山崖，马路不得不让位给随意铺设的铁轨。事实上，从这里向前，陆路交通是几乎断绝的，除了那些徒步背着行囊的路人还有每次都能雇得起马匹的旅行者，但这样的人并不多。整个额尔古纳右岸比左岸陡峭，这一地区仍然太过落后，以至于不能吸引中国的轮船在黑龙江上越过漠河。

而俄国人则为前往奥洛奇的乘客和货运提供常规服务，当水位浅的时候，就使用拖船拖曳的大型驳船。这是俄国革命前的一项创新。最近，一条宽阔的公路已经延伸到乌斯季—乌罗夫（乌启罗夫，Ust Urov），边境线的居民点现在都已经接通了电话。中国的小贸易站只能依赖夏季偶尔出现的舢船，它们以蜗牛般的速度顶风逆流而上，从珠尔干河（Chuerhkanho）到室韦，要花上两周甚至更长时间，而蒸汽轮船只需要两天。只有在冬季，人们可以乘雪橇在冰冻的额尔古纳河上通行，抵达附近分散的村落。从海拉尔寄信到珠尔干河，需要 1 至 6 个月之久，这完全归功于邮政服务。越是往珠尔干河北部，这种情况愈加严重，额尔古纳河岸边更加陡峭，定居点之间距离更远，它们更被忽视。直到石勒喀河（Shilka）流入波克罗夫卡河（Pokrovka），才形成

① A. A. 博洛托夫（A. A. Bolotov）：《阿穆尔河及其盆地》（俄文），哈尔滨，1925 年。A. A. Bolotov. The Amur and Its Basin. Harbin，1925.（In Russian）

宽广的黑龙江。

为了理解这里人口稀少分散的原因，无论他们是本地人还是外来的，我们需要回顾边疆历史的一些突出问题。中国史书告诉我们，被学者认为是属于蒙古人、突厥人或通古斯人的民族，他们在不同时期曾是这里的统治者。其中，室韦人把自己的名字留给了今天这座边境小镇，也许还有一些河流和山脉以其命名，不过这纯粹是假设。直到满族征服中国，这一地区才开始表现有关帝国利益的问题。1644 年，开启了满人统治的朝代；说来奇怪，这时也是波雅尔科夫（Poyarkov）和他的哥萨克人远征队第一次出现在黑龙江，他们是从雅库茨克（Yakutsk）越过雅布洛诺夫山脉（Yablonoi Range，即外兴安岭）过来的。俄国人迅速将其影响力扩展到整个地区，并在 1654 年建立了涅尔琴斯克（Nerchinsk，即尼布楚）。通过一系列巧妙的外交手段，达斡尔①王子根特木尔（Gantimur）终于被说服，宣布投诚沙俄，不再效忠于宗主国中国。他的领地从外贝加尔的达斡尔地区，一直延伸到嫩江的河谷，因此，他们在 1675 年，声称已将边界扩至兴安岭。但是，当满族统治者政权稳固以后，他们有足够的力量击退俄国人。两国于 1689 年签订《尼布楚条约》，俄国人被迫同意撤销在黑龙江上的阿尔巴津（Albazin，即雅克萨）军事据点。根据条约，俄国不再拥有现在黑龙江上任何一段的权利，但由于中国人从未积极参与北部地区开拓，而俄罗斯的外贝加尔地区正在迅速地发展，因此所谓两国边界往往更多是在理论上存在的，而不是在实践中。1732 年，清朝皇帝下令，让成百上千的索伦、察普臣和达斡尔士兵携带家眷，从嫩江迁至巴尔虎②南部或呼伦贝尔地区，永久戍守边疆。巴尔虎首府设于海拉尔，从那时起，它一直是齐齐哈尔直接管辖的一个特殊区域，其地方官员通常是蒙古人或达斡尔人。哥萨克居民的酋长与他们就边境事务达成良好共识，甚至没有助长他们将来会成为一个自治蒙古国家的美梦。无论如何，整个北部森林区域都不受中国的关注，俄国人在那里收割小麦，堆放干草，狩猎鹿、松鼠和黑貂，没有丝毫限制。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与繁荣的哥萨克定居点相

① 应为通古斯鄂温克（哈木尼干）。译者注。

② 巴尔虎，作为一个行政单位，包括了兴安岭西部的整个黑龙江地区，尽管它更适合属于南部的平原。这里以前是巴尔虎蒙古在此居住，他们现在仍然占据了最西部的部分。一些俄国作家将这里称作“Bargut”，蒙古语意为“黑暗的”“未开化的”。因为他们是藏传佛教最后一批抵抗者，他们坚持自己古老的萨满教仪式，其中一些秘密流传至今。但是，伯希和（Pelliot）（在私人通信中）指出，他们的名字只是“Bayirkhu”的语音缩写，鄂尔浑（Orkhon）的碑铭中曾提到这个部落。

对的地方，顶多也就有几个创业的中国商人，他们仅有的一点存货以烟草和烈酒为主。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辛亥革命，在外蒙古宣布独立之后，巴尔虎也加入其中。当中国人重新掌控巴尔虎时，他们任命了自己的官员负责地方行政，并将整个巴尔虎划分为 4 个行政区。其中，最北端的两个区，是以莫尔道嘎河为界的珠尔干县和延伸至根河的室韦县。这时，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情。中国人开始宣称自己的主权，要对这片土地征税，但是左岸的哥萨克居民长期以来认为这就是他们自己的土地。对于珠尔干县，新任的官员和额尔古纳河对岸乌斯特—乌罗夫的哥萨克酋长都坚持主张，应当由对方首先过河并且出示证件。中国人相信，自己的主张最终得到认可，这要归功于他们采取策略，将偏远村落附近俄国人种植的肥沃麦田烧个精光。另一方面，根据俄文版本，他们只承认来自尼布楚更高当局的权威指示，并补充道：在烧麦田事件之后，酋长尽最大努力阻止了那些头脑发热的哥萨克年轻人免于发生流血冲突。他们只会寻个借口消灭少数中国商人，用储存的白酒犒赏自己，还清那些麻烦的债务。无论如何，从那时起，右岸的中国人数量开始增加，尽管这是非常缓慢的。除了移民，它开始吸收新的成员，这对边境地区当前和未来局势具有重要意义。第一代中国商人娶了俄罗斯妻子在此定居，现在不断成长起来的第二代，已经是每个社区相当数量的组成部分。极少数中国女人能够不畏艰险，跟随丈夫一路来到这个气候恶劣的地方。很多人在这里不幸死去，也有一些人很快返回了南满[①]或山东老家。因此，中国商人与俄国人的通婚，无疑会永远继续下去，而且如果欧亚人种类型能够证明自身足够顽强地生存，那么人口的增加也许会逐渐改变这些偏远村落的状况，进而带动经济发展。中国的居民，除了商人和两个行政中心机构的文职官员之外，也包括哨卡的少量驻军，他们与更大规模的边境驻军一致。

俄国革命间接地为中国输送了现在边境人口中最重要的部分。许多俄国移民只是跨越界河，定居在了能看到自己老家的地方。他们大多是吃苦耐劳的哥萨克人，正如我们所见，他们世代以农猎为业，生活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三河地区被证明最具吸引力，它把大多数人从边境吸引过来。边境的俄国人只占 35%。而三河地区的 22 个居民点，90% 都有 2000 名以上俄国人。俄国人种植粮食，并与当地部落交易毛皮，三河地区的经济生活皆以他们为中心。

分散在额尔古纳河和黑龙江上的中国商人和俄国人，与当地那些在针叶

① “南满”这个概念今已不用，这里泛指中国东北地区的南部。——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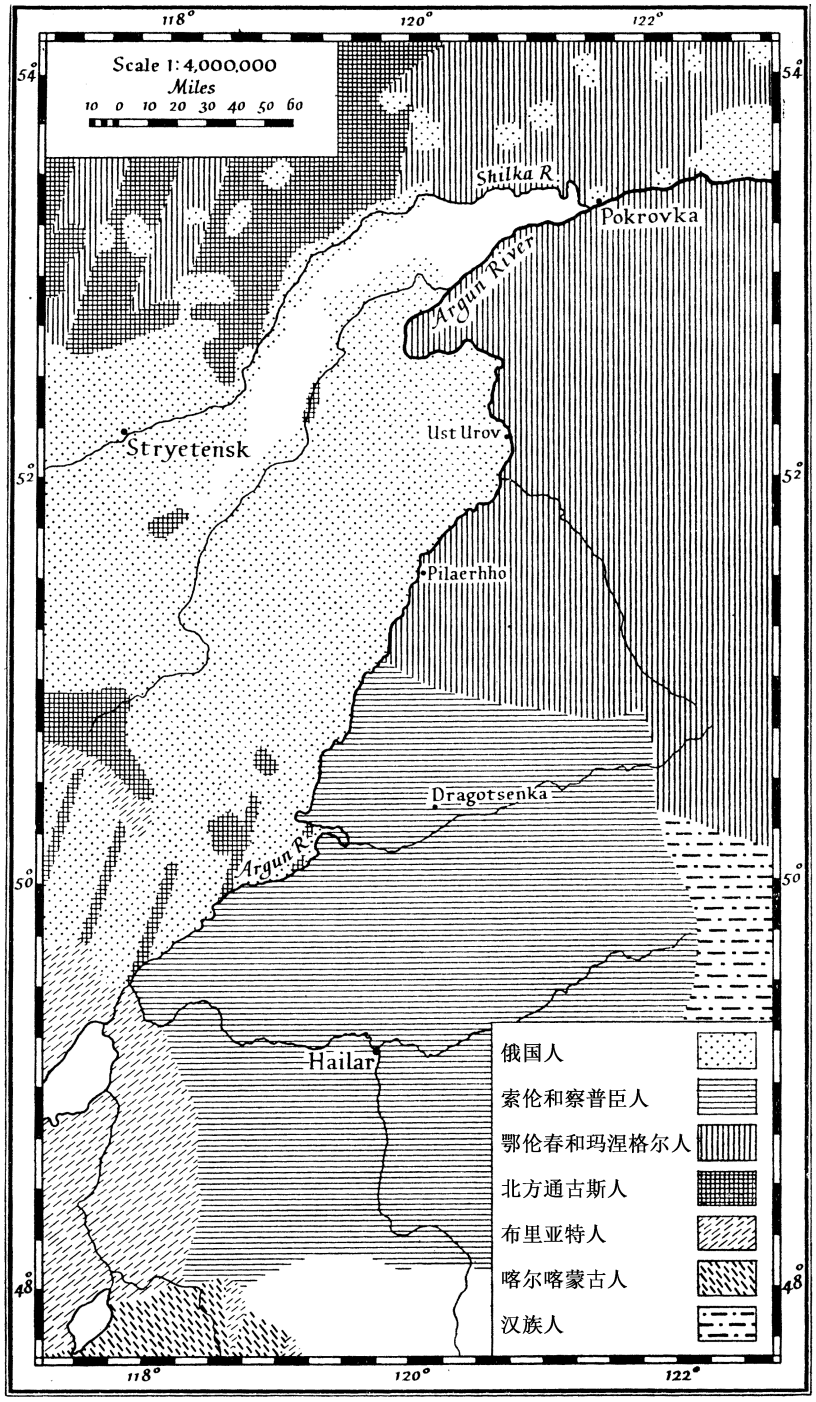

图 1　额尔古纳盆地民族志示意图

林深处捕鱼和狩猎的原住民之间，少有联系。如果不是因为当地人需要茶、面包或小米、糖果、烟草、鲜花、饰品，特别是嗜好烈酒，他们之间就真的什么交集都没有了。而为了获得这些东西，他们必须用贵重的毛皮来交换。但是，除了定期与交易者会面之外，他们几乎从不露面。这些猎人都是通古斯人，在西伯利亚或中国东北一说起他们，都认为他们极度腼腆，不信任外界。即使是近亲部落，也会避免相互接触。

通古斯是否是一个具有明确体质特征和共同语言①的种族，仍是一个具有争议的问题，这里暂且不作讨论。我们很容易发现，中国东北的这些狩猎部落，在俄国民族志文献中被称为玛涅格尔（Manegri）和鄂伦春（Oronchon）②，它们被认为属于北方通古斯，而满族和女真则被划归为南方通古斯。据推测，北方通古斯人最初来自外贝加尔或中国东三省一带，他们在成吉思汗时期或者更早，就因受到中亚蒙古人的压力而迁移到了北部。大部分人至今仍居住在北部冻土带，分散于广大地区；个别部落返回了东三省，但其返回时间和原因尚不清楚。玛涅格尔人分布在黑龙江两岸，右岸的主要居住在呼玛河河谷，那里有充足的水草，可供他们牧马，他们深受中国影响。使鹿通古斯人认为玛涅格尔人一直占据那块地方并居住至今。然而，民族志学者认为，玛涅格尔人曾经拥有驯鹿，是从北方迁移到这里，尽管他们自身传统在这些方面并不清晰。第二个通古斯群体，是居住在中东铁路到根河源头兴安岭附近的鄂伦春人，他们仍然记得驯鹿，但它们在上一代人以前就因瘟疫全部灭绝。因此，满族人给他们起的名字也名副其实，意味着“使用驯鹿的人”。受到西边蒙古形塑的鄂伦春人，同时也受到汉族人的影响。由于鄂伦春和玛涅格尔人都没有得到充分调查，我们还不确定他们之间的区别，但是他们之间的相似性非常大。

第三个通古斯猎人群体，居住在嫩江上的墨尔根城北部和东北部的森林里，他们被证明与上述任何一个民族本质上是同一种族。最近，斯托茨纳（W. Stötzner）访问了他们，他代表德累斯顿动物学和民族志国家博物馆（Dresden State Museum of Zoology and Ethnography）搜集了大量的民族志资

① 参见 M. A. 查普利茨卡（M. A. Czaplicka）：《追踪通古斯》，《苏格兰地理杂志》，第33卷，1917年7月。M. A. Czaplicka. On the Track of the Timgus，Scottish Geographical Magazine，vol. xxxiii，July 1917.

② 大多数权威著作和地图，都将鄂伦春拼写为“Oronchon”或“Orchen”；作者可能出于一个词源的考虑，拼写为“Oronchon”。——编者 G. J. 注

料，并拍摄了许多照片，这些大大增进了我们对其物质文化的认识。斯托茨纳在调查他们的初步描述中①，将其部落成员称为“索伦人”，这被证明可能是一个具有误导性的名称。巴尔虎的“索伦人”认为自己具有明确族属，是强烈“蒙古化”的通古斯部落，他们居住在与海拉尔东南林区接壤的富饶草场。作为满族统治者殖民政策的一部分，他们基本上是从嫩江河谷“撤离”到巴尔虎地区的。他们强调说，今天没有一个人留在兴安岭以东，尽管他们最西的一些族人已经定居在了遥远的准噶尔伊犁河谷。

在中国东北所有的通古斯狩猎部落中，最鲜为人知的就是居住在西北角的这个部落。它的成员不足 250 人，毫无疑问，他们正面临消亡。但是，只有这个部落保存着驯鹿和典型的通古斯文化元素，还有以它们为中心的物质元素和社会元素。这个部落的迁徙地，西至激流河河谷，东抵兴安岭以东的阿尔巴吉河（Albazi Ho）。玛涅格尔人通过烧光驯鹿地衣，阻止入侵者闯进自己视为领地的呼玛河河谷，他们担心对方的猎人会耗尽资源。这个独立而有趣的族群，似乎与奥廖克马河（Olekma River）的使鹿通古斯关系最近，他有时在民族志中被视为是一个不同的类型。中国史籍中记载的“使鹿部”（“使用驯鹿的部落”），并不能明确归属于我们所描述的任何一个族群，因为他们可能都曾有过驯鹿；最有可能的，是南部的鄂伦春部落。即使在现在，命名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俄国人用鄂伦春（Oronchon）来称呼使用驯鹿的奥廖克马通古斯和中国东北的通古斯，以及现在使用马匹的兴安部落。所有的北方通古斯人似乎都称自己为“埃文基”（Avanki），满族人也用这个名字来称呼他们。驯鹿—马—狗的这种用途分类，现在正被抨击为“没有民族志意义”②。施瑞克（Schrenek）和史国禄（Shirokogorov）所使用的南北方通古斯分类，部分是指语言上的，部分是指地理上的。然而，由于我们所掌握的资料有限，现在提出另一种命名法，还为时尚早。巴尔虎的汉族人称使鹿通古斯人为“栖林”，它显然是一个外来的派生词，因为它在不同的时期用不同的汉字书写，其中一组词具有看似合理的“住在森林里”的意思。

---

① 沃尔特·斯托茨纳（Walter Stotzner）：《墨尔根东北之旅》（俄文），载于《满洲研究会论文集》（第 7 期），1928 年 12 月，哈尔滨。Walter Stotzner. A Journey to the North-East of Mergen，Proceedings of the Manchurian Research Society，No. 7，December 1928. Harbin.（In Russian）

② 详见罗佛（B. Laufer）：《驯鹿及其驯化》，《人类学记忆》第 2 号第 7 卷，第 120 页。B. Laufer. The Reindeer and its Domestication. Memoirs of the Am. Anthrop. Ass.，vol. iv，No. 2，p. 120.

我们发现 1910 年一份关于巴尔虎原住民部落的报告中提到了他们名字，作者是海拉尔以前的一位头人（Touyin）①，他的其中一个写法是“麒麟”。这份报告叙述了一个官方委派调查的旅行记录，以确证这个部落是否存在，以及如果存在，位于哪里等问题。② 齐齐哈尔当局考虑征募所有鄂伦春人入伍，因为他们以枪法高超而著称。有传言说，这个极为传奇的部落一直与俄罗斯人有贸易往来，认为自己应服从俄国政府，而不是中国政府，这颇令当局感到不安。

到达乌斯特乌洛夫后，调查团成员首先考察那里的哥萨克人，并记录下他们听到的一切有关事宜。听说这个时节穿越针叶林带是非常艰险的，他们于是放弃这个做法，改为顺流而下到达波克罗夫卡（Pokrovka），那里当时是一个重要的贸易站。在那能够经常遇到生活在额尔古纳河对岸的使鹿通古斯人。大约 30 年前，本地的驯鹿被瘟疫夺走生命，人们又从西伯利亚部落购买了新的牲畜；但由于边境地区的政治形势，他们之间已停止了所有的交流。在波克罗夫卡，调查团请到一位俄罗斯商人当向导，开始寻找通古斯人。中国人发现，到处都是无边无际的沼泽和森林，令人非常不适。但是，他们勇敢地坚持了两三天，终于发现了两个撮罗子。作者承认，倘若没有向导的帮助，他们肯定会无功而返。因为向导能够和当地通古斯人交谈，否则他们和驯鹿肯定会躲进针叶林中，无影无踪。

调查团发现通古斯人表现得很沉闷，对皇帝发布的庄严谕旨和建议毫无反应，最后甚至非常愚蠢。他们给出的长辈人数和姓名，也充满了自相矛盾，这些是中国政府十分注重的内容，因为可以借此掌控他们。调查报告最后的结论是：他们看起来像狗或马，与人类绝无任何共同之处！③

我们怀疑俄国人和通古斯人并没有把所知道的全部内容都告诉调查团。但无论如何，实际的结论是，有足够理由说明，寄希望于这群腼腆的猎人应

① 《巴尔虎：经济概论》（俄文，1928 年，哈尔滨），作者是科尔马佐夫（V. A. Kormazov）女士。V. A. Kormazov. Barga：An Economic Sketch. Harbin，1928.（In Russian.）。A. B. Кормазов. Барг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Харбин，1928.

② 作者指的是赵春芳《珠尔干河总卡伦边务报告书》（1911 年）。——译者注

③ 林德格尔对《珠尔干河总卡伦边务报告书》有关鄂伦春人的调查理解有误。原文如下：“言：吾等乃奉呼伦贝尔副都统之命令，赏给尔等。彼以手接过，只云怕西博，即华语‘费心’之意。观此则彼族虽不通语言，不识文字，然既具有人性，未始不可化导也。再欲前行调查，据鄂伦春人云，此去西望无人，即遇有人，细想亦不过如此，无识无知。”她正把“未始不可化导”理解反了。——译者注

征入伍是完全徒劳的。我们从梅诺夫（Mainov）[①] 的研究知道，那些北方通古斯人一百年前离开黑龙江流域的雅库茨克地区，就是因为好战的雅库特人（Yakuts）逐渐侵占了以前只属于通古斯人的领地。他们本质上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只要求在森林中不受打扰地漫步，他们宁愿远行数百英里，也不愿受到周围更密切的接触，更不用说被强迫置于公开冲突或永久臣服之中了。现在，中国在珠尔干河地区的行政长官，对辖区内与使鹿通古斯人进行贸易的哥萨克居民，每 10 户每年征收 150 英镑税款。冬季，俄国人与当地通古斯猎人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进行二三次贸易，主要是用面粉、茶和烈酒来交换毛皮。自貂在 20 年前灭绝之后，貂皮价格贵得惊人，现在交易的毛皮主要是松鼠。夏季，通古斯人必须亲自来到珠尔干河或者漠河，来换取所需；他们通常在 5 月或 6 月到贸易站一次，8 月时候再来一次。

尽管，据我所知，这个部落从未被当作过调查对象而进行详细研究，但史禄国的夫人在一次旅行记述中已有简要提及 [②]，她 1915 年曾和丈夫一起考察了从额尔古纳河到黑龙江的区域。他们在试图考察根河上游鄂伦春人的计划失败之后，最后沿着莫尔道嘎河河谷前行，到达激流河，并在那里遇到了几户使鹿通古斯人。在与他们相处 20 天之后，他们越过兴安岭来到呼玛河河谷。他们在那里还发现了玛涅格尔人。

最为遗憾的是，史国禄，这样一位出版过罕见满族资料的民族志学者，没有涉及对使鹿通古斯和玛涅格尔人的更多考察。上面的旅行报告，描述了道路和小径的状况，以及一些地理信息。但是，就像史禄国的夫人所说的，考虑到现存地图严重不足，很令人惋惜的是本书没有附上修订后的地图。假使我在最近这次调研之前能够了解这片区域概要草图，那将会节约大量时间，并避免很多的麻烦。由于北巴尔虎的信息不完整，甚至很大程度上是误导，我在去年 6 月开始调查这个偏远的部落，包括它的交流方式、使鹿通古斯人的具体位置，以及他们是如何被发现的。我们一组共三人，带着两匹强壮的蒙古小马和两匹俄罗斯马的补给，后来增加到了各三匹。奥斯卡・马门（Oscar Mamen）先生是挪威人，他不仅是个摄影师，而且他在蒙古地区有着

① 梅诺夫（I. I. Mainov.）：《关于雅库茨克通古斯的一些数据》（俄文），俄罗斯帝国东西伯利亚分部出版，伊尔库茨克，1898 年。I. I. Mainov. Tungus of the Yakutsk Country. East-Siberian Section of the Imp. Russ. Geogr. Soc，Irkutsk，1898.（In Russian）

② 伊丽莎白・尼古拉耶夫娜・希罗科戈罗娃（E. N. Shirokorova）：《西北“满洲”》（E. H. Широкогорова. Северо-Западная Маньджурия），符拉迪沃斯托克，1919 年。

图 2　俄国干草工模仿通古斯人撮罗子的简易房

图 3　北巴尔虎的桦皮船

图 4　柳条屋，三河地区

图 5　激流河上游“距离河口 125 英里”

图 6　激流河上游的驼鹿和马鹿栖息地

图 7　三河地区的俄国移民居住地

图 8　河口附近的乌鲁吉气河

20 年的旅行和狩猎经验，在此基础上，他完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将原本为平原考察设计的简陋设备改装成了能够适应沼泽针叶林的设备，满足这三个月的旅行需求。海山（Haisan），是海拉尔蒙古衙门推荐的一名达斡尔人，出身于当地颇有影响力的家族，他负责照顾马匹和帮助宿营。他不仅会说达斡尔语、蒙古语和汉语，还会说索伦语，因为他母亲是索伦人。所以，他能和使鹿通古斯人交谈，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幸运的。我无比感谢海山，他勇敢忠诚，完全支持我们的决定，克服重重困难，努力实现目标。有些情况，甚至对蒙古人来说都是从未见过的。我的两位同伴，他们成功地克服了途中的重重艰难险阻。

从海拉尔到室韦，一条大路通向根河河口，北面是额尔古纳河右岸，另一条支流延伸至拉布大林（Labdarin）。越过三河地区，抵达室韦之前，要途经崎岖多山的乡村。第一条路线适合夏季通行，因为河口附近的根河和得耳布尔河有渡船。第二条路线适合冬季通行，河水冰冻坚固，即使那些大皮草经销商的汽车那时都可以在上面驰骋，当天就能到达室韦，次日就能到达珠尔干河。而同样的距离，马车和驮马两周时间都无法到达。从海拉尔到根河，一路上是绵延起伏的大草原，我们每四到五个小时休息一下，来到一家贪财而好客的中国客栈。这个客栈的水井位于厨房下面，人畜饮用的每一滴宝贵的水，都被计算在账单上。沿着小溪生长着灌木丛，可以用作围栏和田间简陋的窝棚。旅店里那群无所事事的伙计，仅靠零星的旅客根本无法养活自己。

当我们到达根河时，渡轮已在加班工作，两岸车马排着长队；因为河水一直上涨，两天后恐怕连马也无法通行了，之后整个夏季会持续这样。在 9 月的回程中，我们被迫走上方的公路，以便穿过得耳布尔河和根河，那里河水比较浅。于是，我们得以看到三河地区及其居民的全貌，这些仿佛是在一夜之间形成的。在森林相隔一定距离的地方，比如在三河地区，穷苦的人家别出心裁地建造了“柳条屋”，使用泥土填充整齐的柳枝篱笆外墙和内壁之间的空间。另一个奇怪的特征是原住民部落对外来移民的影响，这与通常的影响顺序相反，但在外贝加尔的俄罗斯定居者中却并不罕见。干草工们在离家不远的地方一连工作数日，他们像通古斯人一样，用木杆子和桦树皮搭建圆锥形的撮罗子，只是添加了一层干草。我在其中一面树皮墙上，发现了镌刻的漫画和俏皮话，这似乎表达了那位年轻干草工人的情感。他们在三天两头下雨的季节里，很不情愿地被关在里面。

我们在根河和室韦之间，沿着额尔古纳河向北前进。一天清晨，一个行色匆匆的中国路人来到我们的营地，敦促我们要赶紧离开这里，他甚至连一杯友好的茶都没来得及喝。他说，我们露营的地方曾是一起凶杀案的现场。他指了指中国岸边一条狭长地带上的一间小泥屋，由于额尔古纳河蜿蜒曲折，它就像岬角一样伸入俄国那边的平原。他说，这个小泥屋属于两个中国商人，他们傍晚沿着岸边漫步，就在我们昨夜宿营的地方，突然被对岸的“土匪”杀害了。我们没有对他们的命运感到非常不公，因为他们假如不是走私犯，似乎也不必选择如此远离居民的地方居住。海山简洁地说：“闪电不会两次击中同一个地方”，我们没有理由着急出发，先吃早饭。那个行人离开了，对（我们）如此缺乏警觉感到失望。

室韦，位于俄国人居住的奥洛奇的对岸。奥洛奇有室韦的两三倍那么大，是黑龙江轮船服务的终点站，因此十分重要。额尔古纳河这段水面比较狭窄，声音可以轻松地传至对岸。一些边境事件已经解决，也许其他一些又被引发，如此周而复始地循环。俄国岸边的村民都出来迎接轮船，这是一周最重大的事情。中国这边旁观者非常羡慕，他们能够听到对岸的欢声笑语，食物和商品被运载到那些等候者的手推车中。有人开始哼唱一首忧郁的斯拉夫旋律曲调，其他的人也很快接上，女高音、女低音和男低音几乎天然地进入了合适的角色，很快他们用独特的小调填满了孤寂的边境河谷。室韦现在是半荒废的状态，主要是中国人居住。在十月革命的最初几年，俄国移民住在原始半地下的房屋，他们认为自己很快就能回去，现在都已经搬到三河地区定居。

额尔古纳以前是使鹿通古斯人常去的最南端的贸易站，因为它位于林区边缘，通古斯人一天也不愿意离开森林。中国这边与之相对的是毕拉尔河（Pilaerhho），我们在这里把马车和大部分设备留在一个哥萨克家庭，只带上两匹马驮着帐篷和一些食物，其中一匹马属于雇佣的俄国向导。我们确信雨势很快北上，而夏季的交通路线也已经封闭，无法通行。每个人都希望我们能很快返回。真的，就在一周内，向导返回了，因为他不喜欢雨水漫灌的滔滔洪流。我们只是为他的马感到抱歉，因为我们又给它多挂了一件行李。我们的前进方式是一直沿着额尔古纳河岸走，直到河岸陡峭地插入河中，我们不得不返回，迂回爬山，从几百码高的丘陵上，然后继续下一个深深的沟谷，将我们又带下来。

图 9　好客的通古斯家庭和撮罗子

图 10　驮着面粉和桦树皮的驯鹿

图 11　通古斯妇女正在烤面包

图 12　通古斯人的狩猎装备

图 13　可以系在驯鹿身上的通古斯摇篮

但是，风景的野性之美与沿途的艰险也是成正比的。从山顶上望去，满目郁郁葱葱的青山，视野开阔，我们鸟瞰着俄国那边分布的村庄，其中一些矗立着教堂。沿着左岸的低矮围栏，显然是为了防止牛马进入。尽管有此预防设施，它们有时还是会迷路，山谷里于是回荡起主人的喊声和斥责，敦促它们返回到焦急的主人身边。偶尔，也有很少中国人在额尔古纳河岸边定居，主要是淘金者，他们在河水上游繁忙地劳作。据说其中很多水域都包含珍贵的金粉，例如室韦上方的克拉瑞河（Kelari）。

唯一严重阻碍我们前进的障碍是激流河，它的名字在俄语中的意思是“迅猛的”，这真是当之无愧的。困难在于，水流的力量把我们乘坐的桦皮船冲到了下游 2 英里处，朝着对岸方向驶去。这是我们唯一的交通工具。河的两岸都是陡峭的悬崖，码头也很容易被错过。受惊的马儿很快放弃挣扎，大口地喘气，必须将它们的头一直用力举过水面，这个工作也是一种冒险。桦皮船，当地称作“蝙蝠船”①，非常不稳，那些从未掌握俄国人驾驶桦皮船技术的中国人，经常是上下摇摆而翻船。一艘桦皮船，是由两根树干从中间连接而成，非常安全实用，但是很少见到。（见前文图版的照片）

我们试图在距离河口 3 英里的地方穿过激流河，那里有几个中国商人与他们的俄国妻子居住，他们在森林中开辟了一小块空地。他们饱受蚊子的折磨，只要一离开额尔古纳河岸边，蚊子就会像云雾一样袭来。因此，很多农活都是在浓烟之中完成的。之后，在针叶林里的数个星期，我们也学会了直接在草堆拢起的篝火边上吃东西，并写下当天的记录。马群也凑了过来，想要分一杯羹。很不幸的是，这个小聚落的长者感觉受到了冒犯，因为我们拒绝买他提供的马，那匹马的价格高得简直难以置信。所以，他禁止那个唯一拥有桦木船的欧亚混血年轻人在这个更便利的地点载我们渡过激流河。我们只好前进到河口，那里有一个爽朗的单身独眼船夫，他与一个半痴呆的俄国人住在一起，把他当作奴隶。他一再告诫我们，马匹需要自己渡河，风险自负。他将两只桦皮船绑在一起，我们安全地渡过了河。海山提前向河神上香祈祷，保佑我们的四匹马。在我们返回时，我们遗憾地发现，只有船夫的小白猫孤零零地守卫在小破屋外，后来我们得知，就在几天前，他因私藏面粉被人杀害了。

珠尔干河位于俄国乌斯季乌罗夫河的对面，这两条河都是以流入旁边的

① 原文作 bat，意为“蝙蝠”。据文中照片，可知是桦皮船。——译者注

额尔古纳河而得名的。虽然中国这边约有一半移民近年迁去三河地区，但留下来的人使我们清晰地了解外贝加尔哥萨克农民的生活图景。木屋结构坚固，斜坡的屋顶证明了此地常年大雪；富裕的居民给人的印象是，他们的房间宽敞，内部舒适、整洁。庭院之大，就像田野一般。通常，全家人都在与女佣和雇工一起辛勤工作，收割小麦、割草或照料牛马。由于家庭的原因，他们拥有桦树皮制作的精美器皿，它们必须先经过沸煮，这是他们从西伯利亚原住民部落学到的一门手工艺术。生活在如此隔绝的环境中，每个成员都必须做好一切。有一些框架可以用来制作雪橇木质滑道，但因缺少钢材而无法实现。还有一种用于压碎落叶松树皮的设备，也用于鞣制皮革，它由一个带有铁刀的轮子组成。设备用马拉着，围绕中心杆的圆形槽旋转。这里有各种各样的磨坊：在毕拉尔河（Pilaerhho）看到两座磨坊，只用一块木板与河岸相连，其中一座磨坊的墙壁和屋顶只有桦树皮。

如果说这群哥萨克人在夏天是辛勤劳作的农民，将他们的聪明才智转化为各种形式的体力劳动，那么在秋天和冬天，他们则转而成为依靠好枪法追逐野兽的猎人。这些热情的猎人能够获得驼鹿、马鹿、羚羊、野猪、熊、松鼠，偶尔还有狐狸。但他们夏季从不进入针叶林，因为担心马被无边无际的沼泽吞噬，而且他们自己也非常讨厌蚊虫。后来，历经很多困难，通过给付高额日薪，才终于说服了其中一个人带我们进入林区。没有人确切知道在哪里能找到使鹿通古斯人，他们通常每隔几天就搬移营地，当俄国人冬天与他们会面时，也总是预先安排好时间和地点。

我们离开的时候只带了两匹驮马，因此携带的粮食十分有限。但我们确信，猎物充足，步枪足够养活我们，而且如果我们遇到当地人的话，还可以从他们手里买到肉和面粉。我们途中发现了俄国猎人的踪迹，几根覆盖着桦树皮的杆子建造的一间撮罗子小屋，这是他们的栖身之所。其中一扇窗户，由两片小玻璃构成，嵌在两层桦树皮的框架里，这样既能看到景物，又能保持室内温暖。当地人教给我们的另一个经验是，要把食物储存在一个狗和野兽够不到的高处。向东行进了三天之后，我们到达激流河上游，距离河口大约有 125 英里。这条河在所有的地图上都被错误标记为比莫尔道嘎河短，位于其北；但是所有的猎人和当地人都认为它至少有 250 英里长，而且它的源头一直向南延伸，离根河只有几英里远。①

① 俄国地图似乎不太可能修改这些距离。——编者 G. J. 注

尽管通古斯人把他们的撮罗子建在小溪旁，但他们还是去激流河打猎，因为沿着河岸形成的湖泊和水湾是鸭子和驼鹿最爱出没的地方。每年秋天，通古斯人都会把他们的桦皮船藏在草丛，以便第二年春天再次使用。但是，我们的向导知道桦皮船藏在哪里。船上有双桨，两根 1 码长的棍子，他们在靠近河岸的浅水用棍子撑向上游，还有两只小桨。他告诉我，通古斯人驾驶桦皮船技术非常娴熟，能够悄无声息地滑过湖边低矮的灌木丛，把黄昏时分正在饮水的麋鹿①吓一大跳。这些桦皮船，就像他们所有的物质文化产品一样，做得非常精美：船的底部是三大块桦树皮，上面的边缘绑着柳条，这些柳条也沿着船底间隔放置，用柔软的柳枝连接到桦树皮上。

我们来到了激流河右岸支流乌鲁吉气河（Ulugicha）河谷②，希望能从流入河中小溪沿岸寻觅到当地人的踪迹。攀上一个沼泽山谷，再越过几英里长的人迹罕至的丘陵，接着又是下一个丘陵。我们不仅没有发现任何人类居住的迹象，甚至连猎物的痕迹都没有，除了野猪和熊留下的一些光秃秃树根和划痕斑斑的树干。不过，我们的激情终于得到了回报；但不能说是我们“找到”了当地人。除非他们在第一次察觉到入侵者时，他们的好奇心克服了恐惧，否则他们是完全不可能被找到的。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很幸运，也许遇到的是部落中最大胆的那个成员。他在跟踪一只熊时，看到了我们篝火中冒出的烟，走近一点时发出了“哈喽”喊声，这是当地人和俄国人进行贸易时的一种暗号。我们的向导回答了，通古斯人终于冒险穿过乌鲁吉气河来到我们的营地。虽然他一开始很谨慎地审视我们，问俄国向导我们是否真的是“好人”，但我们的热情让他逐渐放心。我们和他分享了肉和伏特加酒之后，他同意了我们第二天去他的撮罗子。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在白桦林和常绿林中的一群驯鹿，通古斯人热情接待了我们，这对我们的旅行来说，是一种莫大的回报。海山被这些“驯鹿”迷住了，他不敢相信它们竟然真的存在。没过多久，我们就成功地在 4 个撮罗子旁边搭起了帐篷，进而开始了解当地人的生活。

乍一看，他们夏天穿现成棉质服装，所有成年人都讲俄语，这会给人一种颇为失落的印象，他们已经失去了曾经属于通古斯人的一切特点。但

① 应为驼鹿。译者注。

② 这条河在距离河口 160 英里处流入激流河。（见前文注释——编者 G. J. 注）之后，激流河急转向西，其上游几乎位于正南方。乌鲁吉气河可能是激流河最大的一个支流，但俄文地图上显示的位于此处这般大小的河流被称为“伊尔迪吉查”（Ildigicha）。但这是阿帕河（Apa）或珠尔干河的右岸支流。

当我们看到猎人带着步枪和背包出发追逐野兽时，他挥舞着他的“帕尔玛”（palma）猎刀——是一把用来砍断道路上树枝的长刀，这时真正的通古斯人就出现了。帕尔玛刀和短鞘刀都有一把锤炼精良的刃口，这是他们的铁匠们值得骄傲的事情，俄国人和中国人都愿意出高价购买这种刀。当地人保留了他们自己的鹿皮皮鞋和冬装，是按照北方通古斯部落特点裁剪缝制而成的。妇女们在营地里承担了几乎所有的工作，照料驯鹿，准备食物，制作装饰性的桦树皮、鹿皮—桦皮盒子、袋子和容器以供使用。她们还有一项繁琐的任务，就是煮沸和缝合夏季覆盖在撮罗子上的白色和棕色桦树皮，冬季用鹿皮条代替。面包是在铁盘子上烤的，没有放酵母。在这 80 年或更长的时间里，他们与这个地区的俄国人来往密切，认为这样可以获取必要的饮食原料，而他们的曾祖父母则习惯于肉类和鱼类。

白天，驯鹿通常在营地徘徊，当需要它们时，只要摇一摇连在盐袋上的小铃铛，它们就立刻跑回来。它们每天需要挤 3 次奶，产奶量少，但味道鲜美，稠得像奶油一样。夜间，驯鹿在距营地 5 英里远的地方寻找食物，它们不仅吃地衣，还吃幼嫩桦树和白杨树叶以及小草。当营地要搬迁时，男人们会先行一步，砍折树干，建造新的撮罗子，然后生火，作女人们的开路先锋。而女人们则留下，完成所有的打包、装载工作，还要导引驯鹿，它们这么大的一群，真不是件容易的事。

夏天，蚊子疯狂地叮咬驯鹿，通古斯人只在黄昏时才出行，这时驯鹿可以足够安静地站着驮负东西。它们被一小群一小群地拴在营房周围的篝火旁边，篝火一直燃烧，用于保护它们。他们将沼泽生长的杜香[①]堆积起来点燃，产生大股浓烟，散发出强烈的刺鼻气味；通古斯人将那些从俄国或中国购买的物品置于烟雾中，认为这样可以祛邪。蚊虫叮咬驯鹿溃烂的鹿角，需要用刀将其割除，这时杜香也可用于擦拭流血的鹿角。

用驯鹿运载东西，简单便捷。包裹总是排在撮罗子旁边，随时准备搬家；每一个都由一块鹿皮鞍布、两个挂在两边的装满面粉的白桦皮容器、一个鞍和一两个盒子组成。此外，将白桦树皮从撮罗子上取下，整齐地卷起，放在行李的顶部；杆子骨架则留下来供自己或他人再次使用。婴儿的摇篮，可以让孩子持久保持坐姿，这对母亲来说是极大的便利，因为它可以放在驯鹿身上，与另一侧的重量相等的物体保持平衡，然后用一块布覆盖，以防下雨；

① 这种植物的标本是由剑桥大学植物学院的吉尔伯特·卡特（Gilbert Carter）先生鉴定出来的。

孩子哭叫之后也不用回应，因为父母知道没有危险。据说，在一次寒冷冬季的迁徙中，有个俄国人认为这种做法很野蛮，一位通古斯母亲安慰道："别担心，宝宝只是在给自己保暖！"

我沉迷于研究这样一个有吸引力的、腼腆和不善交际的部落，拍摄他们类型，记录他们的语言，并试图重建一个他们几乎已经失去的古老社会组织元素。这时，我真想一直留在他们那里。我的两个同伴，也和我的想法完全一致。一个忧郁的年轻单身汉和海山交了朋友，请求他帮忙打听一下是否可能从南方娶到一位蒙古族妻子，因为当地部落缺少女孩，唯一合适婚配的女子已在一年前被一个英俊的竞争者夺走了。但我们运气不好。尽管两位经验丰富的猎人在周围地区辛勤地搜寻，但是我们没有打到任何猎物，而且听说通古斯人也已经断肉两个月了。几个孩子死亡，一些妇女生病，都是由于食用面粉消化不良造成的，男人们对此非常颓丧和绝望。显然，这场几乎史无前例的洪水吓坏了猎物，当地人认为它们已经迁移到了兴安岭的东部。

每一条小溪都涨满了水，捕鱼也毫无成效。虽然他们中的一些人仍然有食物储备，但其他人却面临着饥饿，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得到更多食物。在乌鲁吉气河恢复通行之前，我们无法前往珠尔干河，因为驯鹿驮了东西之后不能游泳。通古斯人天性好客，慷慨地与我们分享了那年夏天他们杀死的第一只驯鹿，而我们的食物已经减少到让人无法拒绝的程度。当我们自己的食物终于吃光，我们觉得如果继续留在他们的小屋里天天做客，让他们出于礼仪招待我们大量的面包、茶和驯鹿奶，那简直是犯罪。

我仍然不甘心就这样离开我们远道而来寻访的这个部落。我决定尝试购买足够的面粉，希望能去激流河的源头，看驻扎在那里的另一群撮罗子和通古斯人。毫无疑问，我们可以从他们那里获得更多的面粉，最终通过莫尔道嘎河或根河河谷重新返回额尔古纳河。但我们的俄国导游得知了这个计划，他立即陷入恐慌。民族志学者、蚊子以及迅速减少的食物，早已让他受够了。他没有劝阻我们，他从一个负债累累的通古斯人那里得到了一些面包，害怕独自一人穿过针叶林返回珠尔干河。他禁止其他人向我们出售任何面粉，倘若他们不服从，他们下次来到贸易站时就会遭受报复。

通古斯人也拒绝了我们所有的提议，尽管他们对我们的处境明显感到不安；但俄国商人的经济地位是绝对的，因为当地人已经开始依赖他们购买面粉、烟草、茶和烈酒。我们怀疑向导的背叛，这通过海山得到了证实。海山可以与通古斯人交谈，但俄国人听不懂；然而，这些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事实上，我们被迫分享俄国向导在回来的路上为自己保留的少量面包，而并未选择什么都不吃。乞丐不应挑肥拣瘦，再也不能耽搁太久了。在第五次饥饿旅行结束之际，公路上的几声鸟鸣让我们心情放松。我们看到一群来自珠尔干河的哥萨克刈草工人在林间空地上安营扎寨，顿时感到非常兴奋。他们热情地招待我们，说从来没有想到我们还能活着相见。他们放下了手边工作，妇女们很快就把茶壶烧开，当我们狼吞虎咽地吃着他们堆在我们面前的面包、奶油和咸蘑菇时，她们都站在身边提问，慈爱地微笑着。

我们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了通古斯，而他们也似乎真诚地催促我们回去。他们最渴望的是自己照片的冲印件，我相信这些照片已经通过贸易站顺利地送到了他们的手中。虽然我相信，根据我所收集到的材料，当我们有相应的数据库时，我们有可能将他们与其他通古斯部落进行分类，但这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有了这些愉快而有趣的回忆，我不禁希望，借助更好的装备、充足的食物以及不错的好运气，相信未来第二次考察会比这次旅行收获更多。

（译自《地理学杂志》第 75 卷第 6 号，1930 年 6 月，第 518—534 页；E. J. Lindgren. North-Western Manchuria and the Reindeer-Tungus.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Vol. 75，No. 6，Jun.，1930，pp. 518—553.）

Northwest “Manchuria” and the Lulu Tunguska—Read at the Evening Meeting of the Society on April 7, 1930

Ethel John Lindgren　Translated by Wang Jia

Abstract: This is an ethnographic work in the form of travel notes, which records the two-month field experience of the author E. J. Lindger in 1929 among the Shilu Tungus people in northwestern Manchuria – the right bank of the Ergun River. In this work, the author not only recorded the general ethn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u Tungus, but also focus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is group and the local Cossacks, as well as on the cultural changes that occurre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ose contacts.

Key words: Northwest Manchuria; Ergun River; Shilu Tunguska; Cossack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冰洋研究.第七辑/曲枫主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24.2
ISBN 978-7-5426-8347-2

Ⅰ.①北… Ⅱ.①曲… Ⅲ.①北冰洋-区域-丛刊 Ⅳ.①D5-55

中国国家版本馆CIP数据核字(2024)第001819号

北冰洋研究(第七辑)

主　　编/曲　枫
责任编辑/郑秀艳
装帧设计/一本好书
监　　制/姚　军
责任校对/王凌霄

出版发行/上海三联書店
(200041)中国上海市静安区威海路755号30楼
邮　　箱/sdxsanlian@sina.com
联系电话/编辑部:021-22895517
发行部:021-22895559
印　　刷/上海惠敦印务科技有限公司

版　　次/2024年2月第1版
印　　次/2024年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字　　数/350千字
印　　张/21
书　　号/ISBN 978-7-5426-8347-2/D·616
定　　价/88.00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021-63779028